



# 悼大師憂佛教

董正之

在萬方多難的今天，我們佛教領袖章嘉大師的示寂消息，引起了教內外，國內外，愛國愛教人士的一致哀悼；足見大師平素的功行德望，普羅寰宇；人們對他愛戴的一般了。

關於大師的示疾，示寂，及根據他的願力，未來轉世，以資護教輔國，覺世牖民；原屬法爾如斯，不應作來去想。不過，在衆生分上，今天，邊疆抗暴的同胞，需要大師；海外的教胞，需要大師；國內的教友，需要大師；尤其大陸上的苦難同胞，對於號稱「活佛」的大師，更具有無比的精神力。遠爾示寂，離開我們；怎能不讓人們衷心哀悼呢！

作爲一個佛教徒的我，多病慵懶，寫作久疎；近來，凡所勉強執筆，均寫追悼教內師友的文字；陰雨連朝，春寒料峭，我望着簷前漸瀝的雨，發出無限的憂思。

我因爲障重，承事大師的機會很少。有兩次教外的紀念會，我見大師穿着深黃色的長袍，古銅色的馬褂，肅坐在主席台上。還有一兩次我參加中佛會理監事會，趕上大師作主席，要言不繁，恰到好處。再有幾次法會，大師也參加在內，手持十多顆珠的念珠，大概是在念咒，只是唇微動着。又有一次，最使我覺得新奇的，是黨國元老鄒海公奉安典禮，在臺北極樂殯儀館禮堂門口，遇見大師與許多致弔的來賓，握手寒暄，彷彿方便的以握手代替摩頂授記一樣，那般的親切而安詳。

每次我看到大師的威儀，通常是苦無適當的言語來贊嘆。到是後來遇着幾回令我十分發窘的佛教問題，我才靈機一動，浮起大師的莊嚴德相，使我在答辯中找到根據。

好多同仁知道我是佛教徒，有時就拿佛教作談話資料來問我：「佛敎裡頭有什麼學位，每種學位，要考什麼論文，才能得到？又是怎樣通過的？」

對於這類答案，看來極爲平常，回答起來，以我的程度，却感到不十分容易。因爲人們總喜歡把佛教與普通知識，等量齊觀；不明白佛教的解和行，原來又不是一回事。

## 章嘉大師紀念專輯

### 護國弘教

王龍貞題

我想起大師，便說：「佛教是偏重內心修養的，崇尚德行。有時這內心修養成就的境界，不是文字所能表達的。依佛法來講，一般騷人墨客習氣，還是學佛的障礙。你看我們的章嘉大師，是憑德行，被全體教友愛戴，而作大家領袖的。大師精通漢、蒙、藏，各種文字，是否有任何著作發表，我這個掛名佛教徒，也都不知道呢。」

和我爭辯的友人，想到大師的印象，對我的答復，表示首肯。還有：「我想研究佛法，但是不用聽講，能不能讓我看見你們佛教一位程度高的，令我歡喜恭敬，因而發生興趣？」

遇到這類問題，我是感到十分輕鬆：「這很容易，你忘記見過章嘉大師在主席台上的情景，莊嚴肅穆的坐在那裡；你得到怎樣一種印象？」繼續我又說：

「儒家有『以身教者從，以言教者訟』的訓示；佛教，最高的說法，就是無言的說法呢！」

「再看儒書裡還有：『天何言哉，四時行焉，萬物育焉，天何言哉！』一類詞句。」

又有以下幾項問題，大都是已對佛教起點信心，而想找機會去請教佛法久修之士，希望得點好處的；可是，結果恰好相反。因爲他們碰了壁，便向我訴苦似地，提出問題：「我本想说點佛法，可是，他打聽我黃金黑市什麼價錢？是否把我看成黃牛，專作黑市交易的犯子？」這是一類問題。

「還沒有轉到佛法正題，就東拉西扯談一大些，由黃色雜誌的新聞，談到西廂、水滸、紅樓夢上的人物去；我真奇怪他們博學。」這是再一類問題。

「現在，有些受過新教育的人，放下哲學、政治、經濟、專攻佛學；可是又有些佛教久修之士，放下佛教經典，好以專攻哲學、政治、經濟，你看那樣對？是前者開了倒車。還是後者迎頭趕上？或者都對？都不對？」這又是一類問題。

對於這幾類問題，我通常的答復是：「我學佛只是愚誠的信仰，還談

不上深明教義；同時，我又是一個居士身份，不敢對佛教輕加批評的。不過，我能告訴你們的，便是佛教領袖章嘉大師，總是道崇相莊，那身長袍馬褂，似乎就是清朝時代護國大師的禮服，直到今天，儘管他是黨的中央評議委員，中央政府的資政，他依然古香古色的穿着那套禮服，從我們這位佛教領袖，我總見不出佛教，競尚新奇。

「只有下面一個問題，我沒有當時得到答案：『過去，我看到你們佛教的經典，最後面都印着歡迎翻印；同時又註上翻印有什麼功德字樣。怎麼近年，有些佛教書籍，後面也印着版權所有四個大字？還沒加添翻印必究，總算有點慈悲喜捨味道。你說對不對？』」對於這項問題，我自己是無法解答的。因此，我堵塞他說：『你的意見很寶貴，等我問過章嘉大師再答復你。』一直拖延到今天，大師示寂了。

還有我的一個同鄉，在大陸上，幾十年都是叱咤風雲人物，境遇到滿得意，自然聲色貨利享受，也迥異尋常了。到得臺灣以後，不幸在獄裡住了幾年。感覺人生之苦，很想入道；可巧他把第一次請求開示的結果告訴我，是讓他啼笑皆非。

「他開示我：『這個社會，人我是非，不能避免。』這我聽着開頭很感興趣。可是後來，他繼續說：『如何排除這許多的不平，那只有拳頭主義，要老實不客氣的以打解決問題！』我聽着真有點忍受不住；他那裡曉得我過去完全就抱着這個拳頭主義；今天我住獄，還可以說是這拳頭主義的後果。滾呀，這苦頭還以為我沒吃够？勸我再吃！』

這個問題，我可沒法再引證到大師身上，只好顧左右而言他了。看宿凋零，法運垂秋，我不僅為教而悼大師，更要為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士，而悼大師啊！幾天，我看到政府對大師的崇敬，教內對大師的哀悼，我想出幾件佛教界應作的大事。請教於各大德之前。

### 一、籌建僧伽療養院

中國，是住持大乘佛法的國家。現代亞洲，幾乎所有佛教國家，都有僧伽療養院的設置；只有我們高樹大乘法幢的佛教國土，反付闕如。依據佛律來講：在家弟子，應該對於住持佛法的僧寶，除了飲食、衣服、臥具、三者以外，還要供養醫藥。出家三眾，相互瞻視痛苦，也是必

### 章嘉大師示寂紀念

# 慧光溥照

俞鴻鈞頌

守戒律之一。佛在世的時候，為了對當時以後世示範，曾經親為比丘療病，特別重視僧團醫政。可惜，今天在臺灣，我們還不會有一處大規模的僧伽療養院；甚至也沒有一處小規模的僧伽療養所；這件事是值得我們慚愧的。

大師是具有金剛體的，病何能染得上？但是大師竟以疾而圓寂！而病尤是新奇的胃癌（這個字我還不認識），豈非大師的慈悲示現，希望能以此因緣，引起大家對僧伽醫政的注意！不然，一般僧人，患重病的時候，不要說無錢去治；即便有錢，一般醫院，習慣上，總難適於出家的比丘僧、比丘尼。前幾天，我見報載有為安葬大師，可自動捐款的。可否我們為紀念大師，即日籌建僧伽療養院呢？

經濟的來源：一方面，由政府補助，以作優卹旌表；一方面，由國內外樂捐，以示崇敬供養。詳細辦法，假定多數道友贊同，我願意再貢獻愚見。

### 二、從速創設臺島叢林

七年以前，念生蔡老居士，常向我說：『美國對於布施功德，作的很好；仁人愛物，許多地方，表現亦佳；今天美國人士，具有大乘根器，佛法將來必為彼邦，歡迎接受。』以現在世界宗教趨勢，將要有事實來證明，這種看法的正確性了。

所以，中國佛教大德的時代使命，是住持大乘佛法，佛化世界全球。但是，今天，在臺灣苦無一處叢林，可資弘法的示範作用。

因此，我希望從速創建：像靈巖山那樣的淨宗道場，像高曼、金山、焦山、天寧，那樣禪宗道場，像寶華山那樣律宗道場。我想法國比丘、英國比丘、美國比丘，甚至日本比丘，都要競到臺灣來留學，參研大乘佛法。至於韓國泰國各地佛教徒，自然喜歡來，更不在話下。

以行為表現正義，有真理喚起同情，以弘法企求團結，我想遊集在臺灣、在港，以及南洋各地出家三眾，參加這項弘法工作，人數還不够理想，又安有爭端呢！至於叢林，怎樣興建問題，我想：臺北的東本願寺、西本願寺、東和禪寺，現都被政府借用，就可趁機請求歸還。

因為大乘佛法，果能普及世界，則今後人類，物質文明，是美國的；

精神文明，是中國的；中華民族，對世界人類，要有這樣大的貢獻，政府沒有理由，會把持幾處大寺廟，久假不歸的。

### 三、設立佛教圖書文物館

聽說在臺中和松山，都在籌建佛教圖書館，這是一種世界文化交流性的工作，我祝禱早日觀成。

此外，我還希望能對佛教歷史、文物、美術、等項，仿國立歷史、文物、美術陳列館，來充實這圖書館的內容，一部份佛學典籍，供衆研讀。一部份文物陳列，供衆閱覽。未來，到臺的海外僑胞，國際文化人士，總

## 佛教徒國民外交活動的示範者

——爲紀念章嘉大師而作

最近自由中國佛教界，來了一位外國比丘，據說是因慕我國大乘佛法之名而來求學的；這該是一個機會，我相信凡是一個佛教徒，都不該放棄任何傳播佛法的機會，何況別人遠道而來，吾人應把握此一時機，盡量介紹大乘佛法的中心思想，以期來日流布於歐美各地。但事實出乎意料，偌大一個寶島，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地方可以安插這位外國比丘，使他如願修學。甚至連食住也幾乎成了問題。雖然，自由中國的出家大德並不算少，臺灣的寺院社館和精舍也不在少數，且大都打着大乘佛教的旗幟，法幢高懸，我不懂如何容竟不下一位異國的比丘？！

有人說：「洋和尚脾氣大得很，沒有一點修養。」又有人說：「洋和尚來歷不明，這麼年輕就出家，怕是爲了逃避兵役……」這些議論，並不足以說明無人收留的理由。

前者，說這話的人，我相信他一定是富有修養的大德，但他忽略了對方是一位年齡尚不足二十六歲，出家不過二三年，生長在花都巴黎的青年人，能毅然發心出家，已非常人所能做到。試問我人學佛修行幾十年的四衆佛子，改掉了幾多習氣？好脾氣的又有幾個？或許「洋習氣」比較刺眼，而「國習氣」已經順眼了？但若易地以處，我們的「國習氣」又何嘗不爲對方刺眼呢？！

後者，外人入境，都必須經過合法外交手續的，當然其個人的行動，使館方面應負責任。至於法國比丘的來華因緣，據說是章嘉大師在日治病時面許，若說他逃避兵役，這是法國政府的事，只要法國大使館肯發護照

使他們在大乘佛法的中國，能看到一些佛教家珍；我們也不枉打着這個大乘佛教的幌子。

這項大事，如果能以實現，做的也很徹底，我想中國佛教，必然又是一番氣象，象徵中興的開拓。將來，隨着大陸的重光，我們也有重建大陸佛教的本錢。這樣我們追悼和紀念章嘉大師，才更實際。而大師之示寂，却成爲佛教復興的轉捩點；佛法因之弘揚到億萬國中。大師的度生本願，也就圓滿實現了。

果真能這樣作到，苦難衆生之一的我，立刻要轉變爲喜的！

民國四十六年二月觀音成道日

平安大海

，便與我人無涉。

聽說中佛整委會爲了展開佛徒國民外交活動，而擬徵選代表前赴泰國參加二千五百週年慶典，此舉值得讚歎！但是放在眼前的國民外交活動爲什麼又推三阻四的無人理會呢？所謂國民外交活動者，除了訪問以外，通訊和接待，都是展開活動的機會，不過要在技術上，必須審慎處理，譬如說要怎樣接待，怎樣通訊，怎樣訪問才可以達到美滿的收穫？

### 菩提樹雜誌四月號專輯

## 善根法眼 來去尚空

## 人天同感 象教崇隆

莫德惠

上面所舉的三種國民外交活動，都必須要能精通對方的言語文字，瞭解對方的國情、風俗，至少也得能解決這些困難，然後才能展開活動。其次，在世上，我們必須處處顯示大國國民的風度，要寬宏大量，要親切體貼，要守信負責；切忌慳吝不捨，說話無信，或論長道短，批評國政。佛法方面，宜將我國佛教的特長，如持戒的嚴格，行持的重要，一一爲之介紹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都要表現出大乘佛法的精神，但切忌批評小乘佛教的不是，甚至避免使用「小乘」兩字。今日佛會的趨勢，已逐漸普及歐美各國，但要將大乘佛法傳布世界，任重道遠，所以，我們佛教徒的國民外交活動，已不容再忽視了！

樹刊主編以章嘉大師示寂專號徵稿於余，其實大師的偉大處：「風度」兩字便可以代表之，此種「風度」，便可爲今後佛徒展開國民外交活動的示範了！